

太阳与雨：托马斯·沃尔夫中短篇小说选3

(美)沃尔夫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of Thomas Wolfe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87 年版

据 From Death to Morning The Hills Beyond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与雨:托马斯·沃尔夫中短篇小说选/(美)沃尔夫著;
吴岩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托马斯·沃尔夫小说全系列)

ISBN 978-7-02-007875-2

I. 太… II. ①沃…②吴…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7736 号

责任编辑:吴继珍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常虹

责任印制: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10 千字 开本 680×1000 毫米 1/16 印张 41 插页 4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0 次印刷

印数 144001—154000

ISBN 978-7-02-007875-2

定价 .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火车与城市	1
没有门	24
四个失去的男人	68
太阳与雨	85
遥远的失落者之家	91
森林里的阴暗,像时间一样奇怪	112
他父亲的土地	123
在公园中	132
远与近	142
四月,四月杪	145
虎种	156
失去了的孩子	174
奇卡莫加河	200
美国序幕	219
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肖像	232
生日	242
三点钟	253
我们严冬般的宿怨	258
不再有河流	268
谈到西班牙的一封信	287
里弗斯老人	297
无需医治	325
菲姆和诗人	329

一位亲戚	336
拂晓中的马戏团	343
夕照下的流浪汉	348
古老的卡托巴人	352
游子还乡	364
远山	387

前 言

作为二十世纪初美国文坛的重要代表,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 1900—1938)无疑是最具争议、最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之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很多评论都把沃尔夫看作少有的天才,有人甚至把他与惠特曼相提并论。他大部头的作品都是他身为美国人的全部经验的再现,“集中反映了南方一部分青年在了解美国、认识社会、探求精神支柱过程中的痛苦、懊丧、焦虑和喜悦。”^①

在他有生之年,他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天使,望故乡》(1929)和《时间与河流》(1935),一本短篇小说集《从死亡到早晨》(1935),以及介绍他写作方法的《一部小说的故事》(1936)。他去世后,编辑从遗稿中整理出了两部长篇小说《蛛网与磐石》(1939)、《你不能再回家》(1940)和一部杂集《远山》(1941),至此,他的作品就算出齐了。

这部选集选取了《从死亡到早晨》、《远山》、《托马斯·沃尔夫短篇小说全集》(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出版、迈阿密大学美国文学教授弗朗西斯·F.斯基普选编)中最精彩的篇目,共计二十九篇。

《从死亡到早晨》是托马斯·沃尔夫生前出版的唯一短篇小说集,共收录十四篇作品。这部短篇小说集是斯克里布纳出版社为响应长篇小说《时间与河流》出版后大受欢迎而结集出版的。在发表处女作《天使,望故乡》之前,沃尔夫曾经应编辑之要求,对该书的初稿作了大量的修改、删减。其实,有些被删除的内容写得相当精彩,只是因为它们和小说的主题、总体框架不相关才被忍痛割爱。于是,作者借《从死亡到早晨》出版之际,将《天使,望故乡》中修剪下来的精彩片断收了进去。毫无疑问,这部短篇小说集的主题仍然是孤独,因为该书所录的大多数篇目都是他在纽约布鲁克林的陋室里撰写的。当时,他虽然身处闹市,但精神

^① 史志康《美国文学背景概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41页。

却极为孤独、抑郁。在《没有门》和《只有死者了解布鲁克林》等篇目中,作者尖锐地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在心灵上无法沟通的痛苦。在《兄弟之死》中他详细地描述了死亡的场面,笔触细腻、生动、恐怖。这种基调正好反映了作家当时的精神状态。从风格上来看,《卡托巴人》和其他篇目明显不同,该文完全是作者杜撰出来的,生动地描写了荒原深处人们的历史和生活。在《四个失去了的男人》中,尤金讲述了父亲对几位伟大人物所作的评价,其中反复出现的“加菲尔德、阿瑟、哈里森、和海斯”使尤金不断回忆起童年的景象来。《战争的面孔》反映了一系列不愉快的经历,这些经历都是尤金在一九一八年夏天亲身经历的。《夕照下的流浪汉》通过人物的外貌、神态、语言,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几位流浪汉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远与近》是一篇短小精悍的上乘之作,该文讲述了一位火车司机对一位陌生妇人的真挚情感,故事既浪漫又耐人寻味。在《森林里的阴暗,像时间一样奇怪》中,作者又回到了自己最擅长的场景——车站和车厢,故事讲述了主人公在德国乘坐列车的经历和对周围事物的强烈感受。《大地之网》受到不少评论者的广泛赞誉,作家的写作水准从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远山》是一部杂集,于一九四一年出版,当时作者已经去世两年。这部集子收录了作者晚期的一些作品,同时也收录了早年散见于各种刊物的文章。除了九则短篇小说、一部剧本之外,重点收录了标题作品《远山》。作者在去世前不久,仍在撰写这部构想中的宏篇巨著。《失去了的孩子》通过四个人物的不同视角讲述了尤金的哥哥葛列夫的生活片断,刻画细腻、情感真挚、耐人寻味。《奇卡莫加河》写的是美国南北战争中一场著名的战斗,是作者根据自己童年时期在约翰·彭特兰家的雪松林里打闹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的,通篇采用了方言。这篇文章写得相当精彩,作者本人和他的代理人都非常满意,但是发表过程却异常曲折,最后发表在《耶鲁评论》上,所获稿费只买了一件大衣。在《游子还乡》的第一部分,作者虚构了一位多年漂泊在外、返乡后连亲生母亲都未能认出的场景,而第二部分却详尽、生动地描绘了游子还乡后乡亲们对他的炽热情感。《无需医治》通过家人和麦奎尔医生的谈话,以及尤金的动作和神态,活灵活现地展现了他颇似“猴子”的顽皮个性。《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肖像》讽刺了一位事事走“中间路线”的世故分子,作者想借此文回敬那些曾经讥讽过自己的评论家。《清晨醒狮》刻画了一位银行家的形象。《论爱尔兰妖精》一文大胆地拿美国本土富有才华、勤奋努力的作家和十九世纪风行一时、平庸的爱尔兰作家进行了对比,极具讽刺效果。

作者在《时间与河流》的出版后记中提到自己打算撰写两部具有历史背景的作品：《远山深处的彭特兰》和《宁静山庄》，但最后还是放弃了。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远山》的撰写中。当然，从风格上讲，《远山》的确和其他几部长篇小说有所不同，几乎看不到前几部长篇小说的影子。主人公全都来自于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家族。从这部作品的前十章来看，他的写作技巧明显趋于成熟，结构更加紧凑、叙述更加生动，前几部小说中大段大段、游离于主题之外的抒情描写也明显收敛。

《托马斯·沃尔夫短篇小说全集》(下称《全集》)是迈阿密大学美国文学教授弗朗西斯·F.斯基普在浩如烟海的期刊中选编的一部作品集。全书共收录短篇小说五十八篇，并按首次发表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火车与城市》也属于无故事情节的作品，它抒发了作者对城市的强烈感受，并生动、有趣地描写了两列火车展开角逐的热闹场面；《在公园中》和《我们严冬般的宿怨》中都有戏剧演员的出现，因为沃尔夫曾经在戏剧班学习过，所以对戏剧界人士的生活并不陌生。《生日》讲述了一对年轻人约会、谈心、不欢而散的过程，情节发展曲折、出人意料。《三点钟》讲述了主人公乔治·韦伯亲眼目睹的一个事件，作者通过描写两条狗的偶然巧遇和一条狗的最后死亡，有力地鞭笞了社会的不公和下层民众的悲惨处境。

《从死亡到早晨》和《远山》中的大多数篇目都被收入《全集》之中，但是《全集》的编者似乎对大多数篇目的叙述视角进行了调整，多采用第一人称，而前两个单行本则不够统一。另外，从内容上来看，《全集》对个别篇目作了适度的改写和删减。《全集》中所收的部分篇目虽然写得很精彩，但是由于和长篇小说的部分章节雷同，笔者在选编这部集子时只好忍痛割爱了，比如：《内布兰斯加·克兰》、《公司》、《高本先生》、《阴郁的弥赛亚》等篇目都和长篇小说《你不能再回家》的相关章节大致相同。因此，读者可以在长篇小说中欣赏这些精彩的故事片断。

从写作风格和体裁方面来看，托马斯·沃尔夫的中短篇小说和他的长篇小说之间既有相似点又有不同之处。当然，他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仍然保留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写作手法。虽然这种方法引起了许多误解，甚至批评，但正如编辑阿斯维尔所说：“世上再没有谁会像他那样写作了，他的写作手法几乎完全包含了他的优势和劣势、包含了他在探究人性根源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他描绘了美国真正的声、色、味、情，也透露出他对难以捉摸、神秘的人际交往和社会百态的长久关注。”

由于中短篇小说的篇幅不宜过长,因此有效地扼止了沃尔夫一泻千言的狂热冲动,这反倒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沃尔夫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除继续保留独特的写作手法以外,还刻意对作品的体裁和主题做了较大的改变,而这一努力的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的许多短篇作品早已跻身于欧美经典名作之列。正如有些评论家所言,阅读沃尔夫的中短篇小说恰如一趟冒险之旅,既刺激又快乐。

刘 积 源

二〇〇九年九月于金城

火车与城市

那年春天来临像魔术,像音乐,像歌曲。有一天,空气里弥漫着春天的气息,春天灵气的忽隐忽现的预兆,以其变幻着的美丽形象充满人们的心,将突如其来的、不可思议的魔法,施展于灰色的街道、灰色的人行道,施展于灰色的、密密麻麻的、芸芸众生的无名人潮。春天来临,犹如轻微而遥远的音乐。春天来临,带来了胜利和空中的歌声,带来了破晓时分悦耳琵琶声似的鸟鸣,高空展翅的迅速飞翔。这一天,春天落在城市的街道上,带来了奇怪而突然的、青脆的呐喊,带来了它那无言的、欢乐与痛苦的锋利刀子。

“甜美的是早晨的气息,它的甜美随着起身最早的鸟儿的魅力升腾”^①。那年春天就是这样来临的,于是疲倦的大地顿时抖掉了女巫的荒凉严冬的毛皮;大地生机勃勃,生发出成千个歌唱着的、欢乐的统一体,魔幻微妙的、色彩和光亮的统一体,奇妙而强烈地变动着,犹如人的心灵里新奇微妙的气候千变万化一样:作用于人的灵魂的,乃是春天来临这个看不见的神秘现象,春天的躁动与渴望的音乐,春天的痛苦与欢乐的羽箭,春天的数以千计的瞬息即逝、难以捉摸的悲哀与欣欣向荣,那么奇怪地搀和着胜利与歌唱,搀和着激情、骄傲、烦恼、爱情与死亡。

一朵火焰,一道亮光,一片灿烂的光辉,一只发亮的蛾,一声遥远的徒劳的呐喊,一场胜利与一番回忆,一支歌曲,一首神的颂歌和一个神的预言,一个永远丧失的瞬间和一个永远不朽的字,一阵烈火的突然迸发,一番热情和狂欢的片刻纠缠,一段短促而刻骨铭心的日子,一阵阵魂牵梦萦的悲伤和悔恨,一丛荆棘,一声叫喊,一个胜利,以及一种无言的、难以忍受的悲哀,为那必须逝去的美,为那因车辆过往而颤抖的、埋葬了的遗骸,为那树木扎了根的嘴唇和尸骨,为那长出葡

^① 此句引自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

萄树来的、心的囚笼，此外还有一种饥饿与欲望的刺激，它使头脑疯狂，肉体扭伤，并且以其野蛮而无从表达的、狂喜与悲痛的激情，把心也撕裂了——那年的春天就是以这个方式来临的，而且给这个城市的街道和人行道带来了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及它的欣欣向荣。

那年春天，大地上这个伟大的种植园里的整个儿繁荣之状，也赶不上这城市街道上的欣欣向荣之势。壮丽的绿色田野的呐喊，丘陵的歌，河岸上生机勃勃的年轻白桦树的欣欣向荣，百花盛开的果园里的花卉之海，桃树、苹果树、李子树、樱桃树，春天的一切歌声与金灿灿的景色，随着四月从大地上蓬勃生长时所发出的成千上万的胜利呐喊，以及春天在繁花丛中走过大地时的一目了然的步伐，凡此都不能超过那年春天这城市街道上的一棵树木的无言而激动人心的欣欣向荣，都不能超过早晨鸟儿鸣啭的生气盎然。

在城市的广大而杂乱的房屋之上，颤抖着一种希望和欢乐的统一体的巨大搏动，一种突然把一切生命都织进兴高采烈的和谐的织物里去的、胜利和陶醉的音乐。它消除了街道的盲目而野蛮的麻木状态，它穿透上百万小屋，它落在人的生活 and 事业的千万个行动和时刻之上，它在人的上空翱翔，它在环绕这城市的汹涌的潮水上闪闪生光，它以巫术的手，从冬天的坟墓里把苍白的奄奄一息的人拉出来。

街道突然重新生气蓬勃，街道汹涌和闪烁着千千万万个生命和色彩的浪花和光点，妇女比花朵还美丽，比水果更水灵、更鲜嫩，出现在街上充满生命力的爱与美的浪潮里。她们灿烂的眼睛闪耀着纯真的脉脉温情；她们的牙齿整齐得像诗韵，嘴唇美艳似红玫瑰，纯粹的奶与蜜，胸、臀、股、唇和闪光的头发是纯真的音乐，是春天那兴高采烈的与胜利的和諧里一个美的大合唱。

那年，在我所居住的老式砖房后院里，（纽约房屋中那种老式的用栅栏围成的后院，棋盘型街区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从古老贫瘠的土地里冒出了一小片柔嫩的绿草，还长着一棵孤零零的树，绿得苗条而耀眼。

那年春天，日复一日的，我观察着那树迅速进入新叶嫩绿重新欣欣向荣的时刻，直到某一天，我探究它那突如其来的魔术般的绿意的中心，看到颤动着的光芒在这心中来来往往，看到色彩随着光芒微妙的变化而在我眼前加深、替换、变化，每一阵轻微而难以捉摸的清风，那么真实，那么生动，那么热烈，造成了一种魔法和一种神秘，唤起了关于时间关于人生在世的整个儿刻骨铭心的梦，这棵树立刻变得同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而我的生命，也同树的从生到死的短促合而为

一了。

而且总是这样，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当我怀着希望、胜利和力量做了工作，重新深入探究那棵青翠的树的中心的时候，我就无法控制我内心感到的欢喜和饥饿：它们就会从血肉之躯里破门而出，仿佛洪峰冲破水闸一般，于是大地上的一切就会重新生气勃勃了。

我会从一阵拼命的工作中跳出来，疲倦，可是有一股巨大的欢乐在我内心搏动，我会突然再看看那棵魔术般青翠的树。我会看那黄昏的落日光，既不强烈也不炽热，将一片逐渐褪色的和非人间的霞光，抹在赭色建筑物的陈旧的红砖上，而整个大地立刻就以无可比拟的紧张程度开始活跃起来，展示它的一切色彩、芳香、温暖和行动。大地立刻活跃在融为一体的、兴高采烈的生命与欢乐的和谐中了。

我会从后院的窗子里望出去，看看那棵树，呼唤医院附属建筑物里的女服务员，她们正在简陋的房间里熨着两条衬裤和不值钱的小衣服哩；我看到一只猫沿着栅栏顶端爬过去；我打量一些漂亮的妇人和姑娘，她们自在地靠在公园长椅子上，吸着新鲜的空气，看书；我听街上孩子们的叫喊声和活动声，屋子里大人們的谈话声；我注视阴凉而夸张的影子，看黄昏的光怎样在一方方小院子里移动，每个院子里都有一些亲密的、熟悉的东西被揭示：一个戴大草帽和帆布手套的妇人为之认真劳动达几小时的花圃，一个秃顶的红色方脸男人每天晚上都来隆重地浇水的一小块草地；某些生意人得暇总喜欢来散散心的一间小屋或是一个戏馆，一个工场；一张色彩华丽的桌子，一些舒舒服服的躺椅，一把颜色鲜明的条纹大遮阳伞撑着，一个面目姣好的姑娘坐在那儿读书，她身旁是一大杯饮料。

一切都突然恢复了生机。我所居住的老房子，它的红砖墙，它的高大轩敞的房间，它的陈旧乌黑的木头和吱吱嘎嘎地作响的地板，仿佛正以其九十年的全部寿命生活着，而它所荫庇的一切住户，又使它充实，赋予它一种伟大而生动的寂静，一种深湛的、安宁的和寂寞的庄严意境。这房屋像是我周围的一件有生命的物体，而我对所有那些消失了生命的人的感觉，会变得日益强烈，以致我仿佛是以儿子和兄弟的身份生活在他们中间，通过他们，追溯入一个活生生的、不曾中断的往昔，就像在我身旁经过的一切生活一样真实。

我的书籍东倒西歪地靠在书架上，仿佛是某种强大的内在力量把它们那样推倒在书架上似的，其他的跌落到了地板上，摇摇欲坠地乱堆在书桌上，绕着我

的帆布床乱扔乱抛成了一圈，撒得房间里到处都是，一直搞得书籍简直在行动，在呼吸，在从书架上走将下来，绕着房间行走，哪怕我在一个小时以前刚把它们竖直摆好，也还是这样。

房屋，砖头，墙壁，房间，陈旧、磨损的木头，椅子，桌子，乃至一块半湿的浴巾挂在浴缸上方莲蓬头上的方式，一件外套丢在一把椅子上的方式。最后是我的纸张、原稿和书籍的狂乱而又有机的移动和杂乱状态——似乎一切都有它们自己的生气勃勃的活力，立刻就可以投入热烈兴奋的计划。

但现在对我来说，一切都是美好和奇妙的！我爱我所居住的房屋和那两个杂乱无章的房间；我会突然觉得我熟悉我周围的人们的生活。然后，通过那柔和的、芳香的、活跃的空气，我会闻到大海的气味，闻到那清新而又有点儿腐朽发臭的河流的气味，这种气味立刻使我难堪地想起了港口，港口巨大船只的来来往往。

而这种气味以及航行的欢欣鼓舞的、不可言说的指望，就会和大地的气味、城市的气味混和在一起。它和土地的气味，绿叶和鲜花的芳香，街道上温暖的、柏油的气息，混和在一起。跟它混和在一起的，还有城市空气里的伟大而光荣的污染，生活与营业的千万种气味。这种种气味，使一切事物变得具体可见，温暖，激发起生活的美感，不仅是永远在街道上经过的、广大而潮涌的生命之流，而且也包括灰色的人行道，古老的红砖，生锈的金属，陈旧的房屋和在空中闪闪发光的高楼大厦。

突然，一种要想跑到街上去的难忍难熬的欲望在我内心里觉醒了。怀着疯狂的渴慕、痛苦和欢乐之情，我感觉到我正在错过某些珍贵而光荣的东西，我呆在房间里，就是在容许某些绝妙的幸福和吉祥的鸿运避开我。我觉得，仿佛某些巨大的欢乐，某些光荣而鸿运高照的事件——荣誉、财富或是恋情——正在城市里每一个地方等待着我去获得。我不知道我必须到什么地方去找到它，这个城市有上千个角落，不知道它会从哪个角落来，然而我知道它确实存在，毫无疑问我会找到它、俘获它——我要去获得人们心目中最伟大的权力和幸福。世界上每一个年轻人都有这种感觉。

每个孩子也有这种感觉，因为，当我还是个孩子，生活在大地上这伟大的种植园里时，根本没有什么荒废的或贫瘠的地方；有的是一片广大无垠的肥沃土地形成的富丽花毯，永远像四月一样的抒情，永远准备收割那魔术般的青翠点化过的庄稼，永远沐浴在色彩绚烂的金光里。结果呢，永远在一切神话般的大地的尽

头，悬挂着这城市的金灿灿的幻象，比承载它的大地更肥沃、更富裕，更充满欢乐和恩惠。遥远而闪闪发光，它在我的幻觉中从乳白色雾霭里冉冉上升，升得高高的，始终不下垂，轻盈如云，然而坚实稳当，一面翱翔，一面闪耀着熠熠金光。它是个单纯的、金色的、清清楚楚的幻象，以光与影的深奥的实体雕刻而成，预告着光荣、爱情和胜利，因而欢欣鼓舞。

我听到遥远的、深沉的、像蜜蜂一样的百万人为生活奔波的嗡嗡营营的声音，大地和时间的一切神秘全在这声音里了。我看到这城市的上千条街上充满了人们的闪光的、美丽的、千变万化的生活。这城市在我眼前一闪而过，像一颗光华焕发的金刚钻，以其丰富灿烂的刻面，炫耀着一种那么好、那么富裕、那么新奇而永恒的美丽和有趣的生活，使我感觉到：这个城市的这种生活，哪怕只错过了片刻也是难受的。我看到街道上挤满了伟大的男人和华贵的妇女的人影，而我走在他们的中间像个征服者，凭我的天才、勇气、长处，狂热地、兴高采烈地赢得了这城市必须奉献的最大贡物，权力、财富、名誉的最高奖赏，以及爱情的伟大报酬。城里会有恶棍为非作歹，黑暗凶恶得像地狱一般，然而我一拳就能摧毁他们，打得他们龟缩在洞里；城里会有英雄好汉和美女艳妇，而我会在这世上最高档、最幸福的人们之间赢得一个席位。

这样，沉浸于涂上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在我看来，后来不知怎么的在“1908”这个数字上找到了它的最深刻的意义和完满体现）的一切奇怪的魔术般的色彩的幻想里，我漫步在那伟大的传奇般的城市的街道上。有时候，我坐在大主人之间，坐在像人一样富丽堂皇的房间里，我的周围全是乌黑的木头、厚重的皮革、坚实而浪费的褐色沙石。我行走在夜间的大厅里，大理石丰富多彩，透着暖意，楼梯宽阔，富丽堂皇，由条纹大理石大柱子支撑着，又软又厚的地毯铺在那儿，脚无声地踏过时便陷了下去。这大厅里充满了热情而抑扬顿挫的音乐，深沉而柔和的小提琴拨弄声；成百个美丽女人穿过大厅，她们都是我的，如果我要她们，她们之中最美丽的女人都是我的。四肢长长的，身材苗条而丰满，她们走路时婀娜多姿，娇弱空虚的脸上露出骄傲、严肃的神色，美丽地挺出她们发亮的肩膀，她们清澈而坦率的眼神里洋溢着爱和柔情。一片稳定的金色灯光照在她们的身上，照在我的一切爱情上。但我也走进峡谷似的陡峭的街道——陡峭的、正面显示出金钱和大买卖的威势，街道是蓝色和阴凉的，又不知怎么的，散发出棕色和浓郁的灼热而令人兴奋的咖啡气味，金钱的美好的绿色气味，港口新鲜的、有点腐朽的气味，以及港口涨潮时船只的气味。

我对这城市的幻觉就是这样——幼稚的，刺激感官的，色情的，但陶醉于天真和欢乐，被魔术般的金色、绿色、丰富多彩的棕色的光芒照耀得新奇美妙，赋予了它一种奇妙的性质和色调，说不清楚，可又错不了，我在这种光芒里看到了这城市，后来我永远忘不了，它是那么新奇、迷人而难以捉摸，所以我后来总觉得它来自另一种生活，来自另一个世界。

而胜过一切的，就是这光芒——啊，超过其他一切的，就是这光芒，光芒，这色调，这魔术般的光芒的纹理，我就是在这光芒中看到城市和大地的，就是这光芒使之奇妙惊人的。这光芒是金黄色的，浓艳的，充满了收获庄稼的鲜明的金黄光泽；这光芒金黄如妇女丰腴的四肢的肌肤，真实、明显、温柔如她们的熠熠生辉的眼睛，由时间织成，令人疯狂，一如她们的头发，蕴藏着说不出口的欲望，一如她们的芳香的巢穴，她们的西瓜般沉甸甸的乳房。这光芒是金黄色的，像是穿过陈旧的玻璃窗、照进古老的深棕色房间的、早晨的金光。这光芒是棕色的，浓重的暗棕色，渲染着丰富的金子的光芒，仿佛是磨碎了的咖啡的灼热而令人兴奋的香味；这光芒是浓重的棕色的，仿佛早晨蜷缩在城市街道上的古老的石头房屋，仿佛是富翁居住的棕色沙石房屋的地下室里传出来的、令人兴奋的早餐的气味；这光芒是蓝色的，一种陡峭的建筑的正面的蓝色，就像高层建筑正面楼下的早晨，这垂直的光芒呈清凉的蓝色，蒙一层薄薄的晨雾；这光芒是蓝色的，流水清凉快的港口的冷冷的蓝色，辉煌地镶着城市峡谷中的晨光的蓝黑色边儿，凉快的早晨的阴影的蓝黑色，一如渡船，满载着上千张向一边儿凝视的小而白的脸，缓缓地驶向陈旧的、饱经风霜的码头。

这光芒作琥珀棕色，在那用百叶窗挡住了年轻的光芒的、庞大黑暗的房间里；而美丽动人的妇女们，躺在那儿的胡桃木床上，在肉欲的温暖里挪动她们的四肢。这光芒作金棕色，一如磨碎的咖啡，商人，以及他们居住的胡桃木房子；这光芒作金棕色，一如古老的砖头建筑，被金钱和商业气味所污染；这光芒作金棕色，一如在大而锃亮的乌黑硬木酒吧间里的早晨，那儿有鲜啤酒、柠檬皮和安哥斯特拉皮苦味药酒。然后是戏院里黄昏时分的纯粹金黄色，以纯粹黄金的温暖 and 色泽，照耀在女人纯粹金黄色的胴体上，照耀在镀金的一捆捆稻束、一个个爱神和一个个象征丰饶的羊角上，照耀在人们肉感的强有力的淡金色的气味上；而在大饭店里，这光芒是金光灿烂的，但浑圆犹如温暖的条纹大理石柱子；暖色的光滑大理石柱子，犹如封皮年深月久的、深色圆瓶里的陈酿，犹如天花板上玫瑰色云端里的金发裸体女人的美艳胴体。还有，这光芒是完美而丰富的，作金棕

色，犹如秋天壮丽的田野，这是丰满茁壮的金黄色，一如收割过的田野，呈红铜色，堆着一束束饱满的赭色玉米，被贮藏在一个个巨大的仓库里的成熟的红苹果的醉人的芳香所笼罩。

形成我关于城市和大地幻觉的光芒的色调和纹理，就是这样。

但我儿童时代关于城市的幻觉，是从上千个孤立的来源搜集拢来的，它来自书籍里一页页的记载，一个旅行者的讲述，一张桥的照片：长桥如虹，在桥上视野阔广，还可以听到桥索的歌曲和音乐，甚至还有戴着圆顶礼帽正在桥上行进的男子的小小人影——这些，以及上千件其他的东西，一同形成了我心灵里关于这城市的图画，我至今未忘，而且不知怎么的，已经强有力地、兴高采烈地、根深蒂固地进入了我所作所为所思所感的一切。

我那城市的幻觉，不仅确实是从那些引起幻觉的形象和物体向外闪耀的，例如桥的照片那样；而且它如今不显眼而又强有力地掺和在我关于大地的整个幻觉里，掺和在我的血液的化学反应和韵律里，掺和在跟它并没有看得见的关系的、成千上万事物里。它在夜间街道上一个人的笑声中来临，它在音乐声中，在用低音提琴轻轻演奏含糊起伏的圆舞曲中来临；它是四月新生的青草的气味，在被风一会儿隐隐约约送来、一会儿打断的叫喊声里，就在星期日下午的酣睡和昏昏沉沉的哼哼声里。它在狂欢节的一切气味和声音中来临，它在糖果和汽油的气味里，在人们激动的高声喧哗里，在旋转木马的旋转音乐里，在招揽顾客的尖锐的叫喊和刺耳的噪音里；它也在马戏团的气味和声音里，在狮子、老虎、大象的跃立和臭气以及棕色骆驼的气味里。它不知怎么的在霜冻的秋夜里来临，而且是在万圣节前夕一切清晰、尖锐的霜冻声里；它在夜间令人难以承受地来到我的身边，在一列遥远的、正在离去的火车的逐渐消失的汽笛哀鸣里，在微弱而哀痛的当当钟声里，在大轮子滚动在铁轨上的隆隆声里。看到长长一列生锈的运货列车在火车轨道上，看到一道铁轨，强有力的，闪闪生光的，兴高采烈地发出空间和路程的音乐，向远方伸展而去，终于望不见了——我那幻觉就来临了。

从这些和其他数不清的类似的事物里，我那城市的幻觉，不知怎么的，生气勃勃地来了，像一把刀子似的刺进我的身心；而大部分是由于看到了那些陈旧的汽车，温暖异常，气味浓重——散发着强烈而闷热的、橡胶、机油和汽油的气味，发热的旧木料和昂贵的深色皮革制品的气味。

不知怎么的，每天三点钟不到一点儿的时候总在我母亲的房子前面呼啸呼

哧地开过的那辆破旧不堪的面包房的送货车，最能触发我浪游四方的强烈的情绪和我以为必然如此的、城市的幻觉，其他东西都做不到。那辆破车的强烈而闷热的气味，发烫而磨损的橡胶、汽油和皮革合成一团的强烈气味，以一种有力的莫名的刺激，触动我的感官，我无法阐明其意义，但不知怎么的，其中自有飞翔和航海的欢欣鼓舞之情，而在陈旧机器的这些气味之外，还有刚出炉的面包、新鲜的小圆面包和馅饼以及松脆的卷筒点心的令人为之疯狂的温暖香味。

在我还是个孩子、还没有看见过城市的时候，我那关于城市的幻觉，就是这样的；而今年春天，那幻觉又同过去一模一样了。

我会在黄昏时分急匆匆地跑到街上去，像是一个情夫去和他的情妇相会。我会投身在拥挤得可怕的人群之中；人们下班了，不可思议地、无法解释地挤来挤去，——来自上千个高耸的蜂房的五百万蜜蜂，来来往往，大声嗡嗡而鸣。过去那种精神上的混乱、疲倦、失望、孤寂，过去那种在茫茫人海里淹没、窒息的可怕感觉没有了，我只是感到胜利的欢乐和力量。

这城市好像是用一块大石头刻出来的，刻成一个简单的图样，永远朝着一种和谐、一个包罗万象的活力中心移动——所以，不仅人行道、建筑物、隧道、街道、机器、桥梁以及建筑在城市的石头胸膛上的整个可怕的结构，似乎都是只用一种基本物质做成的，而且人行道上潮涌的人群也都是充满着同一种活力和由那种活力制成的，按照它的唯一的节奏，活动或者休息的。我在人们之间活动，像一个游泳者在浪潮上；我感觉到了我肩膀上的重量，仿佛我在负荷着他们似的，我感觉到了他们在人行道上的生活里明显可感知的温暖和活动，仿佛我就是他们在其上行走的石头。

我似乎找到了源头，找到了城市活动的源泉，一切事物由此出发的开端——我找到了它，我的心发出一声胜利的呼唤，升腾起来了，我觉得我把它整个儿占有了。

而我做了什么呢？我怎样生活的呢？在今天的四月，四月的下旬，我又享受了什么，占有了什么，使什么变成了属于我的呢？我有了一切，我一无所有！我拥有大地，我连吃带喝，把这城市连根吞掉了；我在城市的石头人行道上连一个脚印也没有留下。

就像饥饿与餍足，疯狂的渴望与心满意足，占有一切与一无所有，看了片刻就找到这城市的光荣、温暖和活动以及因为无法同时在四面八方看到一切而急

得发疯，构成了这种惊人的赋格曲——就像永远流浪和重返故土这些伟大的对抗始终在我的内心猛烈地起着作用，两支疯狂的力量彼此经常互相斗争而又都依附于一个中心的统一体，一个唯一的力量——如今这城市仿佛结合于它所坐落的大地，而大地上的一切则哺育着这城市。

所以，任何时刻来到城市街道上，我总是感到一种按捺不住的欲望，要想跑掉，要想离开城市，哪怕是为了感到身在城市的欢乐也要跑开。而我离开这城市的每时每刻里，我总是感到同样的要想回来的渴望，要想看看城市是否仍旧还在那儿，仍旧不可思议，要想再一次的发现城市在我的幻觉里光彩逼人，显示它的一切难以置信的现实，它的稳定与变化的永恒结合，它的新奇而魔术般的时间之光。

那年春天，我有时候要离开城市，我跑出去就是为了跑回城市来时我所感到绝对喜悦。我往往到乡村里去盘桓，白昼已尽才回到城里；我在大学里当讲师，周末没有课，我时常跑到别的地方去，跑到我有熟人或我曾经一度住过的地方去。我总是到巴尔的摩去，到华盛顿去，进入弗吉尼亚州，到新英格兰去，或者在宾夕法尼亚州，在靠近葛底斯堡一个乡镇上同我父辈的人们聚首。

某一个星期六，由于一种不可抗拒的一时冲动，我跑到火车站，坐上一辆向南开往我出生的那个州^①去的列车。这段旅程始终没有完成：我那天夜间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车站下了火车，又跳上另一辆向北开去的列车，第二天下午重新回到了城里。但在南行旅途中发生了一件我忘不了的事情，这事情变成了我关于这城市的整个回忆中的一部分，犹如当年我在城里见到的一切事物一般。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下午三点钟光景，火车正在沉重地向南穿过新泽西州，另一列在里边铁轨上的火车便开始同我们竞赛起来了，约有十英里路程，两列火车在铁轨上奔驰，展开一场钢铁、烟雾和活塞轮的势均力敌的、惊人而可怕的斗争，凡是看到的人都被这场斗争完全吸引住，把其他的一切，什么大地的景象啊、旅程中的想法啊、这城市的回忆啊，都忘得干干净净了。

另一列火车是开往费拉德尔菲亚去的，它显得那么镇静、那么自然，所以开头谁也没想到正在进行一场竞赛。它砰砰地慢慢行进，它的又大又黑的鼻子摇晃着，行动笨拙地颠簸着，它一路行来，发亮的活塞自由自在地摆动，矮墩墩的烟囱里间歇地冒出一阵阵短促的烟。它行进得那么缓慢、那么自然，在我们的窗口

^① 作者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